

2015 年佛教與東亞文化國際研修班 參加心得

釋常光

暑假 8 月 2-13 日參加 2015 年佛教與東亞文化國際研修班，該課程是由中國佛學院、上海佛學院、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所共同舉辦。地點位於上海浦東區日月島渡假村。研修營的內容包含六個演講、三個系列各 15 小時的課程、一天的學術研討會、以及一天半的青年學者論壇。課程內容及個人觀察心得如下。

◎研究班成員分析

研修班學生有 117 位，與會發表及授課的學者 29 位，總共 146 人。來自德國、倫敦、義大利、荷蘭、美國等學者 10 位，台灣 1 位，18 位大陸學者。學生中任教職者 5 位，博士/後 43 位，碩士 69 位，比例約為 4:37:59，分別來自中國、加美及東南亞等地，外籍學生大多都有相當好的中文程度。學生的研究專業有佛學、哲學/宗教、歷史、語言、文學、美術、倫理學等。出家眾共 19 位，其中比丘尼 3 位（來自台、韓、越）；比丘中有除了智諦法師之外，另一位是來自於斯里蘭卡（在 Peradeniya 大學任教），其餘幾乎是中國佛學院的碩博士生或到前往國外進修的畢業生。

學生國籍	人數
加拿大	2
韓國	9
馬來西亞	2
蘇俄	1
斯里蘭卡	1
美國	4
越南	1
中國	94
臺北	3
總數	117

◎籌辦研修班的「黃金鐵三角」與其分工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公共集會的管理嚴格，活動申請程式繁複且不易，除了向政府機關申報，申請檔也要通過層層往上簽核，視活動的性質、人數等情形不一而需上簽到市、省、中央等等。若以香港的公安條例為例，超過 50 人以上的公共集會，必須向警務處申報¹。此次研修班的人數將近 150 位，是不算少的人數，申

¹ 《香港特別行政区公安条例》，對公眾集會的規管不適用於：

在任何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註冊、臨時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學校舉行的集會，或在任何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註冊的學院舉行的集會，或在根據任何條例設立的教育機構舉

請開班的申請作業應該是不容易。

課程創辦人的陳金華老師，在研習營中曾經提及該課程的籌辦是由他、孫英剛老師、聖凱法師形成的所謂「黃金鐵三角」來共同完成：其分工方式為陳老師負責邀請國外的學者，孫老師負責邀請大陸內部的學者與行政作業，聖凱法師則幫忙尋求佛教界的支持與經費贊助。課程期間的行政作業則由過去參加過的幾位志願學生來為同學們服務。由於該課程沒有固定的組織，舉辦的地點每年不同，合辦的單位也不固定，可以想見活動申辦會更添難度。果然陳老師在課程中也預告明年開始，研修班會成為一個固定的組織，常駐五臺山幾年時間。

◎我們是「非法集會」嗎？

今年研習班是第八次舉辦，不同於過去幾屆與清華、復旦、人民大學合辦，在孫老師、聖凱法師的多方籌措之下，才讓課程順利舉辦，甚至課程地點也因學員人數眾多的情況下，更換了兩次場地。舉辦方更特別找到一個偏遠郊區的小渡假村，讓學員們安心地在園區內學習，屏除熱鬧上海的遊樂外緣。基本上渡假村的地理位置是被農田和湖泊環繞，周圍一家商店也沒有。陳老師還特別叮嚀學生要好好照顧自己，好好吃飯、學習及休息，千萬別生病弄到上醫院，禁止私自離開旅社園區，就怕學生出了什麼意外。甚至「清楚」地告訴同學：「裡面若有人出了一

行的集會(不論是否有公眾人士或任何一類公眾人士獲准參加)，如—

- (i) 該集會是經該學校、學院或教育機構屬下認可社團或相類團體組織或批准的；及
- (ii) 該集會是經該學校、學院或教育機構的管理層同意，並依照該項同意所附帶的條款而舉行的。

點什麼事，真的調查起來的話，你能說是跟我們所有人沒有關係，但每個人都逃不了干係」……「沒出事都沒有關係，出了事就叫做**非法集會**」……研習班很不容易走現在，只要出一點事，可能就影響下一屆的開辦……。聖凱法師甚至特別商請護法居士，每天往會議廳送來大量水果、瓶裝水及餅乾，讓同學們盡量補充維他命 C 及體力。

有位經常參與法鼓山四川青年營舉辦的法師，跟我分享大陸舉辦營隊活動的一些情形。讓我聯想到，或許研習班的申請過程，打的是一個法令申請的「擦邊球」，只要沒出事都算合法，只要有人出事，政府就會出面調查，活動也難逃不合法的指控。從研修營的細節，已略略感受到共產集權對於人民的控管，但也反映出籌辦者的努力與用心。或許，也因為課程的籌辦經歷許多變數，導致研修營的實際內容與報名文宣的說明不符，原訂的一系列有關體驗寺院生活的禪悅活動，包括坐禪、品茶、儀軌觀摩等，以及博物館參訪活動等都被取消。主辦方在研修營期間並未做說明，有點不圓滿。

◎安靜的贊助方：上海玉佛寺

九天的密集課程外加二天的參訪行程，每位參加者需支付七百元人民幣。保守估計，不含學費，每位同學的食宿費約要四千元人民幣。據說這個活動花費一百萬人民幣，全由上海玉佛寺贊助。學生住的優質旅社，也是因為玉佛寺才租借到的。整個活動期間，我們只在開幕式見到玉佛寺的佛學院教務長作為代表致詞，並對

活動的贊助表示是「應該的」。課程結束後的參訪，我們先後前往玉佛寺及其下院報國寺，參拜、受到盛情款待用餐及收到禮物，卻始終不見玉佛寺僧人出來和同學們正式地說上幾句話，給予祝福及勉勵，著實感到僧人的客氣及幾分未能聽到法師開示的可惜。

◎三門系列演講與心得

課程的安排每日早上從上午八點半開始，延續至晚間九點半結束，中午約有一小時半的午餐休息時間，每堂課 3 小時連續無休息，兩堂課之間有喝水時間 5 分鐘，作息十分緊湊。借用大陸同學的用語，這個課程「是個體力活」，參加者充分需要體力與精力來應付長時間的課堂學習。籌辦課程的孫英剛老師告訴同學們，今年的日程表已經相較於去年寬鬆，縮減了 4 堂演講。

研究班課程主要由三個主題式的系列演講構成，邀請三位國際學者分別進行 5 個各 150 分鐘的講演，分別在每天進行。依據研究班的美好計畫，是希望學者能夠以中英文雙語的方式進行授課，但理想與實際總是有落差，兩位外國學者能夠說一些中文，但要用中文授課，挑戰仍是太高，所以是全英語教學。自己只能提起十二萬分的專注，盡量的聆聽，幾堂課之後也漸漸習慣，然而生詞太多，聽得斷斷續續的。未來若還有機會參加類似的課程，需將老師的授課資料先做預習，聽課會輕鬆很多。三門主題系列演講為：

1. *Religious Interactio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佛教與諸宗教在早期中古中

國的互動)：由美國範德堡大學亞洲學研究系 (Asian Studies Program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康儒博教授(Robert Campany)進行授課。Campany 教授從語言和概念的隱喻性來開展、介紹——何謂「宗教」以及宗教之間如何地「相互影響」，介紹西方對於宗教的各種隱喻說明，談早期中古中國時期類似於西方宗教的隱喻。康教授擅長道教研究，授課內容多採用儒釋道及神怪典籍來呈現儒釋道以及民間信仰的一些概念，「宗教」之間的融合、混合、影響、雜混情形，以及求道者與社會和家人之間的張力等。康教授對於中國神怪志異、仙妖鬼魅之研究相當熱愛，沒想到第一次接觸志怪一類古籍，竟是通過美國學者的介紹，十分有趣的經驗。

2. Tied by Blood and Dharma : Lineage Factors in the Monastic-Secular

Interactions in Medieval China (血融於法：中古僧俗關係中的家族因素)：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陳金華教授講課。陳老師的佛教史研究角度，特別關注「研究對象之家族背景、親族血緣對其生涯發展的影響」。授課內容包含：歷史的真實性與歷史的敘述，東亞佛教研究的盲點、新資料、視角與主題；隋文帝和武則天的信仰及對佛教的政治利用(以佛舍利為例)；僧侶的家世背景對於其弘化事業的影響(以法藏為例)；透過碑文和文本資料，從唐時期法澄與契微兩位比丘尼看佛教僧侶與俗親家族之間的連結關係等等。這門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歷史研究所得的歷史敘述能否重構真實歷史的討論：「史學家對於歷史敘述的本

質真偽，在主張上有悲觀論者、樂觀論者、悲樂觀論者的差異。悲觀者認為所有的歷史敘述都是一種偽，差別只在於錯誤的多寡，任何的重構歷史都是一種偽，甚至讓人離歷史的真實越來越遠。史學家沒有辦法還原歷史的真實（證實），但能解構被重構的歷史（證偽）。而樂觀的歷史學者則認為，雖然所有的歷史敘述都是一種偽，但在種種偽之中，總有一種是相較的真，而能逐漸的接近歷史的真實。」悲觀的樂觀主義者，或許是雖知無法重構歷史的真實，但仍舊審慎地看待歷史的研究，不放棄發掘歷史真相的努力。

我認為「真偽」的思考難以跳脫二元的對立，而現實的世界顯然多元複雜的多，也就是說我們「如何看待/定義真實？」。因為各種差異的視角或立場，所處的當事人或觀察者看到的「真實」都必然不同，而所有的「差異」皆「真實」，無一是「偽」。即使返回歷史發生的當下，「真實」仍然是「流動、變動」的，而無「單一、絕對」的真實。重點在於角度，有限的角度看到有限的「真實」，寬廣的角度看到寬廣的「真實」。如果再進一步思維，當沒有角度時，真實又是如何？只是沒有設角度的研究，如何進行呢？

陳老師從家族血緣的角度來思考、觀察佛教僧人與君主、仕人、文人之間關係與互動，血緣這個概念是非常 chinese 的觀點，初看這個研究角度，並不覺得有何特殊之處，畢竟這是華人太熟悉的元素。但思考到現在許多學者主張研究方法應朝向「本土化」，他們主張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的研究方法是否適合完全接稼東方？而是應該找出適合東方主題的研究方式。從「本土化」來看，「血緣」

的概念，這個十分中國的研究動機或角度，便顯得十分珍貴及貼近中國民情。

3. *Translations, Commentaries and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Shaping and Imagining the Canon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翻譯，疏解與經錄：早期佛藏的形塑與想像)：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研究系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versity) 左冠明教授 (Stefano Zacchetti) 主講。內容包含略說中國佛教的譯經；安世高的翻譯及注釋；中國早期注釋書的特性；中國佛教經典的性質與思想背景；中國經書的記錄和史料編撰：早期經文的序與目錄。

◎六場演講

除了三個系列演講之外，另有六個演講分別為：

1. 聖凱法師：解脫詮釋學的構建及其內涵
2. 王勇教授：入唐僧圓珍的求書經歷
3. 龔雋教授：近代中國佛教知識的形成與經史之學
4. 李向平教授：當代中國佛教的神聖性、人間性、與社會性
5. 馮培紅教授：中古敦煌佛教樣貌之孔見
6. 孫英剛教授：中亞文明與中古佛教：以圖像為中心

老師們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對於治學的熱忱，其中的王勇教授是有年紀的了，但仍然十分好樂於學問的鑽研，上課時散發著些微爺爺般的慈愛氛圍，他提到學

習與研究的差異，學習的話，學了要問，透過問有助於思考所學。而研究是要問學，發生了問題，為解決問題而去學習。這是「學習與研究」之於「學問與問學」的差異。

◎研究交流：國際研討會&青年學者論壇

研習營設立的目的，在於提升中國的研究水準，向研究生介紹西方的研究觀點與學術成果。研習營的安排模式，感覺上陳老師是企圖建構一個學術交流的雙向平臺，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說明：

1. 中西方的交流：

積極引進西方的研究成果，帶動中國的研究水準，同時輸出中國的研究成果。

例如：《域外研究叢刊：佛教與中國宗教》的翻譯計畫與研習營的興辦，兩者作緊密的結合²，陳老師有計畫且大規模地將海外的學術經典著作及最新銳的研究進行翻譯出版，努力地加速中國學界對於國外研究的回應，促進中西方的學術對話與合作。且預計 3-5 年之後，再同步推出《中文名著英譯叢刊：佛教與中國宗教》，將中國的優秀研究英譯，介紹給外國的學術界。

2. 學者方：

² 每年暑期邀請國外 5-6 位有影響的學者前來中國開班授課，向 60-90 位國內外相關專業的研究生講授各學者所專精的課題。同時組織優秀的學員翻譯這些學者以及其他重要學者的作品。通常會組織 3-4 位學生翻譯一本書，1-2 位年輕的學者擔任校正者，他們將與原作者形成一個自然的工作團隊。翻譯的過程也將是這些年輕學員彼此學習，並向國際知名學者深入請益的過程。同時，我們也將以譯酬的方式向這些學員提供一定的資助。這對我國優秀年輕學者的育成將起到很好的作用。

<http://blogs.ubc.ca/dewei/2015/02/12/%E5%9F%9F%E5%A4%96%E7%A0%94%E7%A9%B6%E5%8F%A2%E5%88%8A/>

研習班的服務對象不單是研究生，也包含與會的學者。國際研討會結束之後，發表論文及授課的學者，另有 1-2 天的「密室」交流，只有學者們參加，未開放給學生。「密室」提供學者們深入交流的時間與空間。但也可能是，研習班因縮減一天行程以換取十數位同學的加入，進而壓縮到國際研討會的時間，才使學者們的發表與交流轉移至小會議室進行。無論如何，研習營與國際研討會的結合，確實是節省人力、物力、資金，卻又砲火集中的做法。

3. 學生方：

研習營也規畫一天半的**青年學者論壇**，提供學生發表研究成果的平臺。由於參加課程的學生都是經過報名及挑選過的，學生的素質都相當優秀，加上研究方向或興趣的主題都是佛教相關。因此學生論壇讓研究生有練習發表的機會，同時也促進同學之間的交流與討論。

◎兩岸佛教的不可比較性

最後，談談中國大陸佛教僧團的複雜處境。這要從少林寺方丈釋永信的誹聞談起，研習班舉行的期間，正是少林寺方丈遭受釋正義檢舉其侵佔廟產、私生子女的新聞正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課程第一天就聽說此事登上美國 CNC 的頭條。上課時，有同學提問清華大學哲學系副所長的聖凱法師關於永信法師一事，也有人提問比較兩岸佛教發展的問題？

聖凱法師是這麼回答的：

1. 永信法師的問題十分複雜，必須從大陸佛教發展的歷史背景去看，才能理解這個問題。1952年是中國佛教寺院經濟的轉折點，中國佛教第一次長時間失去它千年以來的經濟傳統——寺院土地、田產的失去。三武一宗的滅佛，每次維持的時間只有3-5年，但是文革帶給中國佛教的是20年的斷層，寺院被沒收，僧侶被迫幾悉還俗，掃蕩一空的還包含人們對於信仰的心理基礎。1978年是中國佛教恢復的契機，源於日本唐招提寺——送鑑真和尚座像返鄉「探親」的外交事件。為了準備歡迎座像回國一事，中國政府發現當時竟找不到僧人，寺院也幾乎受損。為了發展外交，帶來了佛教復興的機會。

改革開放之後，恢復寺院面臨的問題是經濟，沒有土地，沒有寺產，沒有錢：於是寺院想到了用收門票來維持寺院支出的辦法，這個做法剛好遇上十多年之後中國旅遊經濟的興起，大量的遊客解決了寺院經濟的問題(但也讓中國佛教給人不好的觀感)。1995年以前的大陸佛教，寺院重建的經費都是來自於國外的捐款，一是當時人民太窮，二是普遍無信仰的基礎。

可是少林寺是個沒有香火的道場，人煙稀少，永信法師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去恢復少林寺。同時，永信法師的缺陷在於他是農民出身，本身的知識素養不高，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都留一些瑕疵，做的不漂亮，讓人有話可說。實際上，大陸佛教界是挺永信法師的。我們從大陸佛教的時空背景來看永信法師及大陸的佛教現象，你會比較能理解他做的一些事。

聖凱法師表示少林寺的事情很複雜，卻著墨不多，僅稍微提及少林寺股票上市一事。永信法師是不願意寺院上市的，他認為少林寺若上市的話，千年的寺院就毀了。聖凱法師甚至說少林方丈寮裡面有十數台攝影機，永信法師每天的一舉一動都是被錄像的。

我相信少林寺的招牌是很多商業單位所覬覦的，商品貼上少林寺的名字，多少有助商機。上個月就有則新聞，少林寺遭爆斂財，一碗禪修米飯賣台幣 400 元。少林寺否認出售高價米，經查證發現販售者是另有廠商，但該廠商在少林室的文化單位內販售確是實情。沾上少林寺的千年商標，願意買單的顧客還是大有人在。談及錢財，事情就變得複雜，更何況裡面還有官方的利益在裡面。於是乎，聖凱法師最後還是讚嘆永信法師的承擔與抗壓性，異位而處的話，他是受不起這麼多外在的壓力與汗巖。經由法師的說明，我對於大陸寺院發展的奇特之處，頓時理解不少。

此外，大陸寺院收門票的問題，不一定是寺院自身能主導的，每個地區的狀況都不同。有些地方寺院能選擇不收門票，有的地方是政府要抽成的，例如門票費六成歸政府、四成歸寺院，甚至當地公職人員的薪水、年終獎金，能否發得出來就看寺院的門票費。

2. 台灣佛教與大陸佛教的比較問題？

聖凱法師認為兩岸佛教是沒有比較性、不可比較的。因為兩岸從政治、時空、經濟發展模式等方面不相同，不僅體質不同，台灣佛教已經長成大人，大陸

佛教還仍是嬰兒發展的階段，無法比較。更何況台灣佛教的發展沒有斷裂過，但大陸佛教的復興是從零開始，文革期間全掃蕩了，包含人對於宗教的信仰素質。台灣佛教的發展興盛，但大陸與台灣的體質不同，法師強調：台灣不是大陸佛教發展的未來與方向，而是世界佛教。

確實，兩岸是有不可比較性，但將台灣及世界當作「拒絕」與「向前」的對象，不也是一種自我的限制與侷限，看似一種抱負，卻失了實際性。